

失魂玉蟾

台灣

古龍



古龙武侠精品
玉蟾胭脂系列

玉蟾胭脂系列

失魂玉蟾

台湾·古龙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玉蟾胭脂系列

Yuchan Yanzhi Xilie

失魂玉蟾

台湾·古龙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文登市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216 千字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5.5

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

责任编辑: 马达琪 封面设计: 星花

ISBN7-5313-1145-3/I·1025

全套定价: 57.95 元 本册定价: 10.95 元

内 容 简 介

一串极为珍贵的“如意青钱”，一段极为复杂的武林恩怨。百年前武林之中出了个天纵奇才，十年之中，击败了当时所有的武林高手。独闯少林罗汉堂，佩剑上武当解剑岩，赤手会点苍神剑，单掌劈中条七煞，只手败连环坞凤尾帮，孤身一人，十年之中，不知做下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将天下武林禁地，武林高人，视为无物。

岁月匆匆，他虽然英雄盖世，但日月侵入，年华益老，自知死期将近，便想寻个衣钵传人，但他这种绝顶奇人眼界是何等之高，茫茫众生竟没有一个人被他看在眼里，于是他便将自己的一身绝世神功，制成十八页秘图，放在十八格特制的铜钱里。江湖中人无不想将此据为己有。

江湖中一件接一件震惊天下的奇事，四明山庄的惨案，死而复活的西门一白，太行紫靴的突然归隐，而且一去无踪，其掌门之位一直空悬，多年未履江湖的“黄山翠袖”突然也现踪江湖，昆仑、武当、少林、点苍、罗浮、终南、峨嵋……等一千门派高手，突地一齐下山，整个江湖沸腾了……。

这些事发生在数月之间，却在数年后才水落石出……。

目 录

惊遇.....	(1)
翠袖与白袍	(35)
如意青钱	(69)
真真假假.....	(103)
恩情难了.....	(139)
赌约.....	(179)
遍地奇人现.....	(219)
索命怪客.....	(149)
绝地逢佳人.....	(279)
车座下的秘密.....	(313)
高峰访圣手.....	(343)

惊遇

西方天畔的晚霞，逐渐由绚丽而归于平淡，淡淡的一抹斜阳，也消失于苍翠的群山后。

于是，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风，便也开始有了些寒意。

月亮升了起来，从东方的山洼下面，渐渐升到山道旁的木叶林梢，风吹林木，枝囊婆娑，浓林之中，突地，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，朗声叹道：“月明星稀，风清如水，人道五狱归来不看山，我虽方自畅游五岳，但此刻看这四明春山，却也未见在那泰山雄奇，华山灵秀之下哩。”随着话声，从林中，缓步蹀出一衣衫都丽，长身玉立的弱冠少年，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绿鲨鱼皮剑鞘，紫金吞口的青锋长剑，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少年双眉带采，目如朗星，衣衫随风飘起，有如临风之玉树。

他目光四下一转，施然前行数步，只听到风声之中，隐隐有淙淙的流水声，随风而来，他剑鼎一轩，突又曼声吟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……春风吹断流水声……”突地回首咕道：“囊儿，快把我的笔砚拿来，”微一搔首：“你要是再走得这么慢的话，下次游山，你还是跟着管福

留在山下好了。”

树林之中，应声走出一个垂髫童子，一手捧着一方青石端砚，一手拿着两枝紫狼毫笔，肋下斜背着一个极大的彩囊，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，气吁吁地将手中毛笔交给那锦衣少年，又从彩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纸，一面喘着气道：“公子，囊儿千辛万苦地跟着你从河北走到江南来，为的就是跟着公子多见见识。公子要把囊儿跟那蠢阿福留在山下，那囊儿可要气死了。”

那锦衣少年微微一笑，接过笔纸，提笔写道：“身向云山深处行，春风吹断流水声。”随手将这张字束塞入那囊儿肋下的彩囊里。

囊儿乌溜溜的两颗大眼珠一转，带着天真的笑容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今天诗兴像是特别高，从一上山到现在你已经写下三十多句诗了，比那天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，还要多些。不过，——”他话声微微一顿，眼珠四下一转，接着又道：“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，前面又黑又静，说不定会跑出个会么东西来，把囊儿咬一口，公子——”

锦衣少年负手前行，此刻剑眉微皱，回顾瞪了那童子一眼，吓得他下面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，鼓着嘴跟在后面，像是不胜委屈的样子，锦主少年双眉一展，悦声道：“跟着我在一起，你还怕会么，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，只要有我腰畔这柄长剑，难道还会让你给大虫吃掉。”

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抿跟一笑，面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

酒窝来，但他瞬即垂下了头，似乎不愿将面上的笑容给公子看到。

前面数十丈，泉声忽地震耳而来，锦衣少年抬目一望，只见对面悬崖如削，下面竟是一条宽有八、九丈的阔涧。

锦衣少年目光一闪，抢先数步，俯视涧底，其深竟达二十余丈，山泉自山顶流下，银龙般地飞来，撞在涧中危石之上，珠飞云舞，映月生辉，波涛荡荡，水声淙淙，与四下风吹木叶的簌簌之声，相与鸣和，空山回响，越显清壮。

锦衣少年伫立在这道绝涧旁边，方疑山行至此再也无路，飞珠溅玉，一粒粒溅到他的身上，他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目光动处，忽然瞥见右侧竟有一条独木小桥，从对面崖头，斜斜地挂了下来搭在这边岸上。

对面桥尽之处，木叶掩映之中，一盏红灯，高高挑起，随风晃动，锦衣少年目光动处，面上不禁露出喜色，回首笑道：“你这可不用害怕了吧，前面有灯的地方，必定也有人家，我们今夜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天乘早下山，不比现在下山要好的多？”

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眉头竟突地一皱，抢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，在这种荒山里面住家的人，必定不会是什么好路道，说不定比老虎大虫还可怕，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！”

锦衣少年轩眉一笑，道：“你平常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现在怎地如此害怕，我们身上一无行囊，二无金银，难道还怕人家谋财害命不成？”他剑眉又自一轩，伸手抚着剑柄，朗声又道：“我七年读书，三年学剑，若是真的遇上个把小贼——

嘿嘿，说不定我这口宝剑，就要发发利市了。”

他抚剑而言，神色之间，意气甚豪，迈开大步，向那独木小桥走了过去。囊儿悉眉苦脸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已预料到将要有什么不幸之事发生似的。

涧深崖陡，那独木小桥凌空而架，宽虽有两尺，但下临绝涧，波涛激荡，势如奔马，若非胆气甚豪之人，立在桥端，便会觉得头晕目眩，更莫说要在这桥上走过去了。

锦衣少年走到桥头，双目亦是微微一皱，回首向那童子说道：“我先过去看看，你要是不敢过来，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”口中虽在说话，目光却在仔细察看前面的落足之处。

这锦衣少年虽是富家子弟，但生性极刚，正是宁折毋弯之人，平日胆气亦在常人之上，此刻见了这绝道，颇会下过些功夫。

山风强烈，吹得他宽大的文士衣衫，猎猎作响，下面泉声震耳，但他双目直视，神色虽极谨慎，却无丝毫不安之意。

眨眼之间，他便行到了对崖，目光四扫，只见木桥之侧，林木掩映中，有间石砌的小屋，屋中灯光外映，那盏红灯，也是从这山间石屋的窗子里挑出来的。

他心念一动，方想回首嘱咐他那贴身书童一声，那知回首旋处，这垂髫童子“囊儿”，竟也从木桥上走了过来，此刻竟已站在自己身后。

他不禁为之展颜一笑，道：“看不出你，居然也敢走过来。”

“囊儿”抿嘴笑道：“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公子胆子这知大，囊儿胆子要是太小了，怕不要被别人笑话了吗？”

锦衣少年微微颌首，轻轻一拍他的肩膀，意下大为赞许，却听囊儿已又高声喊道：“我家公子山行迷路，想借贵处歇息一晚，不知贵主人能否方便方便。”

只听得四山回声“……方便……方便……”远远传来，此起彼落，相应不绝，但那石砌小屋之中，却无半丝回应。

锦衣少年剑眉微皱，一撩衫角，箭步窜了过去，探首朝屋中一望，面色不禁突地一变，蹬，蹬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。

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转，亦自大步跑了过去，一看之下，面色更是骇得煞白，竟然脱口惊呼了起来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要跌倒地上。

原来在那石屋之中，木桌两侧，竟一边一个倒着两个尸身，一眼望去，只见这两人身躯都极为硕壮，但脑袋却已变成一团肉酱，连面目都分不清了，桌上油灯发出凄凉的灯光映在这两具尸身上，给这原本已是极为幽清僻静的深山，更增添几分令人惊悚的寒意。

一声蝉鸣，剑空摇曳面过，“囊儿”机伶打了个冷战，颤声道“公子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

锦衣少年剑眉深皱，俯首寻思，根本没有答理他的话，暗中寻思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两人怎么死在这里的？桌上的油灯还未熄灭，显见得他们死去还没有多久，那杀他们的人到那里去了呢？我一路上山，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山上下来，难道此人杀人之后，又跑到里面去了？”

他右手紧握着上面密缠丝带的剑柄，掌心却已微微沁出

冷汗来，暗中一咬牙，又自忖道：“我学剑三年，虽未大成，但京城侠少，却已多半不是我的对手，记得我学剑之时，师傅曾经对我说过，江湖游侠，并非以武恃强，而要济人之难，扶弱且强，才能称得上一个“侠”字，我平日常以“侠”字自许，如今遇着这等事，岂能甩手一走，好歹也得探查一个究竟来。”

一念至此，心胸之中但觉豪气大作，闪目而望，只见石屋左侧，筑着一条小石阶，蜿蜒通向崖下。

崖下水影星罗，将天上星月，映得历历可数，竟是一片水田，水田后面，屋影幢幢，像是有着一片庄宅，也有些许灯光，从影中映了出来。

那垂髫童子“囊儿”满面惶急之容，望着那锦衣少年，恨不得他马上和自己一齐走开，远远离开这诡异的地方才对心思。

那知锦衣少年俯首沉思了半晌，竟然大步朝石阶走下去，他暗中长叹一声，也只得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风声穿谷，如怨如诉，四山之下，都像是弥漫着一种凄凉的寒意。

锦衣少年快步而行，穿过一些田垄，只见左侧是条宽约两丈的大溪，流波荡荡，势甚湍急，右侧峰峦密列，峭拔奇秀，被月光一映，山石林木，却幻成一片神秘的银紫色。

对而大山横亘，却在山脚之处，孤零零地建着一座庄院，走到近前，亭台楼阁的影子，却变得十分清晰可见。

庄院外一道高约丈余的围墙，黑漆光亮的大门，向南而

建，此刻竟是敞开着，门上的紫铜门环，在月下望去，有如黄金一般。

锦衣少年在门口一顿步，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门环，铜环相击，其声锵然，在空山之中，传出老远，余音袅袅，历久不绝。

但门内却仍然是一片寂然，连半点回应都没有，锦衣少年剑眉一皱，正待闯入门去，那知身后蓦地“阁”地一响。

他大惊之下，拧腰错步，刷地，跃开三尺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拔出剑来，回身持剑，闪目而望，月光之下，只见一只青蛙，纵跃如飞地向水田中奔去，囊儿睁着大眼睛，呆呆的望着自己，四下仍是一片静寂，甚至静寂得有些可怕了。

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，暗道一声：“惭愧”转身向门内走去。

他一脚跨入门里，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阵寒意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几乎再也没有勇气，向里面跨进一步。

这黑漆大门内的院落里面，竟然躺着一地尸身，死状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两个彪形壮汉一样，全身上下，一无伤痕，头顶却被打成稀烂，清冷的月光，将地上的血渍，映得其红如紫，院落里大厅内灯光昏黄，从薄薄的窗纸里透了出来。

锦衣少年胆子再大，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冷汗涔涔而落。

囊儿在后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，却已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仗剑而立，只觉吹在身上的晚风，寒意越来越重，脚下一动，方待回身而去，但心念一转，便又自暗低语道：“管

宁呀管宁，你既然已走到这里，无论是福是祸，你也得闯上一闯了，你平常最最轻视虎头蛇尾之人，难道你也变成如此人物了吗？”

他胸脯一挺，右手微挥，一溜青蓝的剑光，突地一闪，他便在这一闪的剑光中，穿过这满布尸身的院落，但目光却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尸身一眼。

从院门到厅门虽只短短数丈中距离，但此刻在他眼中，却有如中间阻隔千山万水一般，几乎是不可企及地漫长。

他缓缓登上石级，用手中剑尖推开大厅前那两扇半掩着的门，乾咳一声，沉声道：“屋内可有人在？但请出来说话。”

屋内自然没有回应，厅门“呀”地一声，完全敞了开来，他定睛一望，只见这间大厅之上，竟然一无人影。

他暗中吐了一口长气，回首望去，那“囊儿”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后，捧着那方石砚的左手，不住地颤抖着，石砚里满蓄的墨汁，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溅了出来。

他怜惜地抚了抚这童子的肩头，穿过大厅，目光四下转动间，厅内的茶几之上，仍然放着一碗碗盖着盖子的茶，安放得十分整齐，并没有凌乱的样子，他不禁暗自思忖：“茶水仍在，喝茶的人却都到那里去了？院落中的尸身俱是下人装束，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。”

他暗中一数，桌上的茶碗，竟然有十七个，不禁又自暗中寻思道：“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许多客人，但是这些人又都到哪里去呢？前面的尸身看来，都是主人的家奴，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些客人杀死的吗？”

他暗中微微颌首，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，仍有思考的能力，大为满意，只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思忖虽近情理，距离事实，却仍相差甚远哩！

思忖之间，他已穿过大厅，从右边的侧门走了出去。

厅外一曲回廊，朱栏画栋，建筑的极其精致，回廊外庭院深深，一条白石砌成的小径，蜿蜒着通向庭院深处。

他手持长剑，一步步走了过去，方自走了三五步，目光动处，忽地望到这条小径两侧，竟然各自倒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虬髯大汉的尸身，腰侧的大刀，方自抽出一半，身上亦是没有任何伤痕，只有头顶上鲜血模糊，血渍深深浸入小径旁的泥地里。

锦衣少年管宁心中一凛，一挥长剑，仍然向前走去，又走出三五步远，却见石径之上，交叉着两柄精光闪烁的长剑。

他脚步一停，转目而望，小径两侧，果然又倒躺着两具尸身却隔的很远，而且伏在地上，发际血渍宛然，伤痕竟也和先前所见的尸身一样。

锦衣少年目光望着这两具尸身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一时之间，但觉脑海之中，一片晕眩，甚至连惊恐之心都已忘记了。

前面数步之遥，是个长髯老者的尸身，再前面竟是三个蓝袍道人，并肩死在一处，接着见到两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尸身，横卧在路上，身上俱无伤痕，头上却都是鲜血模糊。

走过这段石径，管宁的一件华丽长衫，已全部紧紧贴在身上，此刻春寒仍是甚重，他却已汗透重衫。

石径尽头，是个六角小亭，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，管宁茫然拊级而登，一条血渍，从亭中笔直地流了下来，流在最上层的一级石阶上，他无须再看一眼，便知道这六角亭内，一定有着数具尸身，尸身上的伤痕也和方才一样。

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，暗忖道：“虬髯大汉，肥胖剑客，长髯老者，蓝袍道人，僧衣和尚，一共是十个——茶碗却有十七个，这亭子里面，该是七具尸身吧？”

他见到第一具尸身之时，心中除了惊恐交集，还有一种混杂着愤怒与哀伤的情感，免死尚死有孤悲，当人们见到人类尸身的时候，自然也会觉得悲哀的。

但此刻他却像是有些麻木了——这是因为过度的惊恐，也是因为过度的哀愤，因之，他竟能在心中计算着这冷酷的问题。

踏上最后一级石阶，他茫然向亭中望去，只见一个衣衫襤褸的跛足丐者，倒卧在石阶上，入土竟有一蓬乱的头颅，垂在亭外，从他头上流出的血渍，便沿着石阶流下。

一个满身黑衣的瘦削老人，紧紧地倒在他旁边，一条隐泛乌光的拐杖，斜斜地插在地上，入土竟有一半，将四侧的石板，都击得片片碎落，显见这跛足丐者死前一掷，力道是何等惊人。

但管宁却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他目光已转到一个身穿轻红罗衫的绝色少妇身上，这少妇的尸身，是和一个亦是通体红衫的剑眉修鼻的中年汉子倒卧在一处，月光斜照，他们的头上虽也血渍淋漓，但这丑恶的伤痕，却仍然掩不住这一对男

女的绝世姿容。

管宁心中暗叹一声，只听到身后的囊儿竟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吧息，但他却无法分辨这声吧息中所包含的意味究竟是什么。

那该是是惊恐和悲愤的混合吧！

他手上的长剑，软弱地垂了下来，剑尖触到石板铺成的地上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轻响。

他的目光随着剑尖望去，越过那一对绝美男女的尸身，停留在一双穿着福字胜云履的脚上。

于是他的心便“怦”地跳了一下，几乎不敢往上移动自己的目光，因为这双脚竟是笔直地站着的，难道这里竟然还有个活人吗？”

他的脚步生硬地向后面移动着，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缓缓向上移动——

一个瘦削而颀长的白衫身形，紧紧地贴着这六角小亭的朱红亭柱，一双瘦骨棱棱的手掌，五指如钩，抓在亭柱两侧的栏杆上。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红色的栏木里。但是他的头，却虚软地垂落了下来。

“他也死了。”管宁长长一叹：“只是他没有倒下来而已。”

望着这具死后仍不倒下的尸身，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那双鞋子已经踩到那片鲜红血渍上了。

一片浮云，掩住了月光，本已幽黯的大地，此刻便更觉苍凉。

星白如月，月白如风，只有地上的血渍……血渍该是什

么颜色呢？

那垂髫童子“囊儿”，手里兀自捧着那方石砚，顺着他主人的目光，也是呆呆地，望着那具死后仍没倒下的尸身，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洁白如雪的长袍，腰间紧着的那条纯白丝绦。

“这人生前，也该是个极为英俊潇洒的人物吧？”只可惜他的头是垂着的，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，他当然也绝没有走上去仔细看看的勇气。

而管宁心中，却在思忖着另一个问题。

“……蓝袍道人，跛足丐者，黑衣老人，红衫夫妇，再加上这白袍书生，一共不过十五人而已，但那大厅中的茶碗，却有十七个……那么，还有两个人呢？这两人难道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？但这两人却是什么人呢？是此间的主人？抑或是客人？唆——此刻这些人全都死了，普天之下，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。”

他目光一扫，暗叹着又忖道：“这些尸身生前想必都是游侠江湖草泽豪士，如今却都不明不白地死了，连个埋骨之人没有。我既遇着此事，好歹也得将他们的尸身埋葬起来，日后我若能寻出认是凶手，究竟是为着何事将这些人全都杀死，究竟是谁是谁非——其实能将这许多人都一一杀死的人，纵然具有杀人的理由，手段却也够令人发指的了。”

此事虽然与他无关，但这生具至性的少年，此刻却觉得义愤填胸，一时之间，心中思潮所至，俱与此事有关。

月升愈高，亭中的阴影，也就越发浓重，由东方吹来的